

書評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四期（2022年春季）：282-297

「重思與構建」： 有關《哈佛新編中國文學史》的幾點芻見* Rethinking and Constructing: Some Remarks o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陳俊啟**
Chun-Chi CHEN

《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以下簡稱《文學史》）繁體版（王德威2021）的出版，是中文學界盛大的事件。《文學史》原先是以英文出版（Wang 2017），因應的是西方的讀者，有其作為「哈佛文學史」系列的特色。由於本書在文學史的思維、編輯以及書寫實踐上有很多新意，對於中文學界文學史書寫、閱讀、研究及教學的思考上，都有很多的衝擊及啟發，因而引起一番波瀾及討論。比方說，淡江大學中文系於2021年9月25日召開了「《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暨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的問題與方法論壇」，聚集了海峽兩岸三地的老中青學者，從各個不同的面向及視角針對這本以及相關的文學史來討論或批判——這些都標示了一個重要學術事件的發生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後續效果。由於本書原來係針對英文讀者編輯和出版，但是卻在中文學界引起討論，筆者先描述美國的文學史出版脈絡及學界對文學史相關議題的討論，接著提供對《文學史》的一些看法。

投稿日期：2021年12月8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2月12日。

* 淡江大學中文系為此於2021年9月25日召開了「《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暨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的問題與方法論壇」，聚集了海峽兩岸三地的學者（臺灣8位、大陸2位、香港1位）以線上視訊的方式進行了意見的溝通。本文即是此一「論壇」中總結報告的修訂稿。

** 陳俊啟，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聯絡方式：chlccc@ccu.edu.tw；chen24572457@gmail.com。

一、美國文學史的發展脈絡暨「重思文學史」的傾向

早期美國大學是為訓練神職人員而建立（哈佛1636年、耶魯1701年），到19世紀末大學課程包括希臘文、拉丁文、修辭及演說，文學不在其中。1876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建立，以德國研究型大學為模式，課程包括了科學、現代語言及現代文學。舊式大學教育係培養具有智慧及可參與公共事務的文人，新式教育則栽培追求知識的學者。這種學者對於知識的追求大致承襲德國的語文學（philology）研究，具有明確的科學化研究方法，與之相對的則是對社會政治文化有較多現世關懷的評論家（critic）。對於語文學的研究，到了20世紀，因為美國社會及文化的發展（更進一步思考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種種要素）和民族主義結合，呈現更多對於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關切，這是美國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緣起。這裡重要的啟發來自法國的泰納（Hippolyte Taine）在《英國文學史》（*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提出的「種族、時代、脈絡」（race, times, milieu）。此一趨勢在後來因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的興起而遭到挑戰。後者強調的是作品中內在的文學價值，內緣（intrinsic）遠重於外緣（extrinsic）研究，作者、歷史、社會等都不應該是研究的重點，「文學史」也就不再如過去那般地受重視。¹承繼1960、1970年代社會多元開放的發展，1980年代的美國學界產生極大變化，原本以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為主的國家文學，或傳統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Bloom 1994），遭到極大的挑戰，文化戰爭（culture war）處處燃起，原來單一的社會文化價值被顛覆，雅俗、階級、性別、種族都被推到前端。這個發展，視不同的理論立場，分別被稱為後現代（postmodern）、後結構（post-structuralism），或後殖民（post-colonial）等。因應此一變化，文學史也重新被思考、書

1 參看陳國球對韋勒克（René Wellek）文學史論著的觀點，其提及韋勒克與文學史相關的文章及著作：〈文學史的沒落〉（*The Fall of Literary History*, 1979）、《英國文學史的興起》（*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1941），以及《現代批評史（1750-1950）》第八卷（*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8 vols, 1955-1992）。見李浴洋（2019: 11）。

寫。如蘇和（Dylan Suher 2018: 25）所說：「文學史的基本原理是文學史所討論的作品在某一程度上體現了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一個歷史過程甚至一種語言）的本質，並且依據這一本質的定義來決定文學史的範圍。」

「在美國的文學研究的最早期，文學史被看作是一種專業化的研究方法與宣傳西方文明價值的工具。後來，隨著美國大學日益多元化，美國的文學學者則嘗試以文學史來跨越大學內的專門學者與大學外的社會之間的鴻溝，補充以及批評西方文學傳統的隙漏。」²

除了上面簡要敘述美國文學史的產生及沿革外，我們也可以用世紀轉折時期對於文學史的新思考來了解文學史的新發展。哈奇和巴爾德斯（Linda Hutcheon and Mario Valdés 2002）主編出版《重思文學史：理論的對話》（*Rethinking Literary History: A Dialogue in Theory*），³其中的關鍵詞是「重思」、「文學」、「史」。我在此借用兩位編者在「導論」的觀點做一點說明（*ibid.*: ix-xiii）。

哈佛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萊文（Harry Levin 1966: 151）曾對「文學史」有這樣的描述：「文學史可視為史詩意涵上的進入冥界的旅程，在其中我們與著名人物相邂逅並進行對話。」⁴文學史的特質：一是時空的隔閡，二是持續對話的必要。但是與過去的對話，牽涉到時空的隔閡所造成的問題，每一個時代都會因為新觀念、新方法、新典範的出現，而產生新的問題。這是為何我們總是在「重思」，要找到適合時代需求的對話方式。「重思」不只是「再次」思考而已，而是用新的思維視角來做新的思考，它牽涉到修正（*revising*），糾錯（*correcting*），更動（*altering*）、修訂（*amending*），或改進（*improving*）；「重思」意味「重新考量」

2 蘇和這篇論文是了解《新編哈佛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文獻，他是《文學史》的英文主編助理。另外可參考一篇重要的訪談錄見李浴洋（2019）。

3 也可參看珀金斯（David Perkins 1991）和布朗（Marshall Brown 1995），哈奇、巴爾德斯和布朗主編的文學史封面見：<https://www.amazon.com/Rethinking-Literary-History-Dialogue-Theory/dp/0195152549>；<https://www.amazon.com/Uses-Literary-History-Marshall-Brown/dp/0822317141>。

4 原文為：“Literary history may perhaps be conceived in epic terms as a journey to the underworld, where illustrious shades are to be encountered and engaged in a continuing dialogue.”

(re-consideration)。王德威的《文學史》不管是緣起、作意、體例、分期、範疇，及其史觀在全書的呈現及實踐，都是一種「重思」。這不僅是王德威個人學術視野的展現，也是整個時代學術氛圍的大趨勢的要求(imperative)。

在這樣的「重思」的要求下，我們看到文學史對於「文學」的重思，反映了整個20世紀的發展趨勢。傳統的「文學」觀念被拉扯、調整、質疑、挑戰，甚至被顛覆。「文學」的畛域被擴張，它的意義在不同時間點上也在挪移，傳統的文類界限，現在被調整，事實／虛構，口語／書面，菁英／通俗，經典都已不再保有過去的穩定狀態，這和20世紀下半葉開展的後學(post-)思維的跨語言、地域、性別、種族、階級、國家、文化的界線都息息相關。這些都對文學提供了新的，更複雜的重新思考，大略言之，更接近文化史了。王德威的《文學史》應放在此學術氛圍及脈絡下考量。雖然王不認為他是後現代主義者（我們也不會簡單地將這樣的標籤貼到他身上），不過他的學術養成基本上仍是在後學的氛圍中，受到傅科(Michel Foucault)，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德勒茲(Gilles Deleuze)等後學思想薰陶影響的痕跡斑斑可尋，而這些後學的理念也明顯地在《文學史》中的史觀、論述及實踐上顯現。具有時代的學術視野及學養不是罪，我們要觀察的是這些新思想為我們帶來怎樣的思考，讓我們對於所研究、所表達的對象是否有更寬闊、更深刻的理解及掌握。

由於「文」的觀念及範疇被重新調整，對於「史」的理念及實踐表述相對地也受到衝擊。文學史家在處理文學的背景脈絡(historical context)時和以往不盡相同。文學史現在可以定義為對於文學的產生及接受的多重歷史(multiple histories of its production and its reception)。這裡的關鍵詞是「多重歷史」。這當然和後學的「去中心」(de-centeredness)及「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有關聯。對於文類，主題的發展，甚至是產生、接受文學的機制或機構(institution)現在都是文學史關注的範疇；和文學有關的經濟、社會、政治、心理、性別、階級、種族等社會或文化面的理念，現在堂而皇之地進入文學史中。現在的文學史確然已不同於過去的文

學史，更不用說表述的方式（如王德威所提的「史蘊詩心」、「抒情的歷史」，或是「敘說的文學史」、有溫度的歷史等）了。⁵

王德威的《文學史》是哈佛文學史系列中的一冊。哈佛文學史系列的產生及背後的理念及思維，要放在上面所描述的脈絡裡來思考。

二、哈佛文學史系列的特色

哈佛文學史系列到目前總共出了四種：⁶《新編法國文學史》（*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Hollier 1998）、《新編德國文學史》（*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Wellbery et al. 2005）、《新編美國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Marcus and Sollors 2010）、《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Wang 2017）。這裡可以留意：（一）《新編法國文學史》與《新編德國文學史》出版的時間差；（二）《新編法國文學史》、《新編德國文學史》、《新編美國文學史》的編寫理念及編排的架構問題；（三）「『文學』的『史』」（history of literature）以及「『……』的『文學敘述』」（literary history of……）的差異及其背後的意涵。

《新編法國文學史》先有一篇導論，然後是主編霍利埃（Denis Hollier）討論文學史書寫的論文〈文學史的書寫〉（On Writing Literary History）；接著按時序從778年一路到1989，依編者選定的時間點，由個別的學者針對此時段的重要文學事件、著作或流派分章節做學術性討論，最後再附上年表及地圖（《文學史》亦同）。這本文學史出版後引發了一陣討論，主要因為與傳統文學史由眾多學者統合單一（single, consistent,

5 有關美國「文學史」研究種種面向及關注的議題，可以參考珀金斯（Perkins 1991, 1993）的重要論著。這兩本書的封面可見：<https://www.amazon.com/Theoretical-Literary-History-Harvard-English/dp/0674879139>；<https://www.amazon.ca/Literary-History-Possible-David-Perkins/dp/080184715X>。

6 封面分別可見於：<https://www.amazon.com/New-History-French-Literature-ebook/dp/B08J428RKV>；<https://www.amazon.com/History-Literature-Harvard-University-Reference/dp/0674015037>；<https://www.amazon.com/Literary-History-America-University-Reference/dp/0674064100>；<https://www.amazon.com/New-Literary-History-Modern-China/dp/0674967917>。

unified voice) 的文學史觀來陳述的體例大不相同。這是「脫序」的文學史，但基本上還是固守著「文學」來立論及述寫。由於其所引發的爭議，接著的《新編德國文學史》隔了7年才出版，其理念及實踐，與《新編法國文學史》並無大差異。但是又五年後出版的《新編美國文學史》，引發的爭議更大了，主要的是主編對所謂的「文學」或「文學史」有了更多的挑戰及顛覆。全書係由個別學者自由地在編者選定的題目中自由馳騁，以獨立論文形式來呈現他們對文學及其他相關「非文學」議題的看法。編者對於文學史涵括的範圍相當寬鬆，包括了書寫文字、戰爭回憶、爵士樂、博物館、連環漫畫、電影、廣播、音樂劇、摩天大樓、攝影、林肯就職演說、獨木舟、Levi's牛仔褲、薯條、投擲廣島長崎的原子彈、AA（美國戒酒協會）、漢克·威廉斯（Hank Williams）的搖滾，甚至系統控制學（cybernetics）等。紐約時報科恩（Patricia Cohen 2009/09/22）的書評認為，該書以1094頁來涵括「美國的本質精華」（essence），所採的思維及處理方式絕對是「與眾不同」（most definitely idiosyncratic）；洛杉磯時報廷貝格（Scott Timberg 2009/10/04）則用「嚇人」（daunting）來描述這本文學史。這本書挑戰傳統文學史的編寫體例，調整對於所謂「文學」的看法及定義，試圖更貼近社會「多元化、民主化、大眾化」的脈動（蘇和2018: 25）。《新編美國文學史》的主編索洛爾斯（Werner Sollers）是哈佛的教授，馬庫斯（Greil Marcus）則是研究搖滾樂的知名作家。《新編美國文學史》走的相當極端，提供的不是「『文學』的『史』」，而是「『……』的『文學敘述』」——由此可以看到有關最近所謂「文學」及「文學史」思維的移動。

三、王德威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王德威的《文學史》一方面要放在整個美國社會文化、高等教育因應社會脈動的大環境來看，另一方面在我們進入到《文學史》的實質討論前也可以以歐美中國文學的研究氛圍及走向來做參照。有三本相關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手冊、指南（companion, handbook）可提供參考。《現代中

國文學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Zhang 2015）、《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指南》（*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enton 2016）、《牛津現代中國文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ojas and Bachner 2016）

這三本手冊／指南性質的書，雖非文學史，但是從中我們能看到和王德威的《文學史》雷同或接近的地方。比方說採短篇論文（short essays），而非前後一致相互勾聯的長篇學術性論文書寫（long essays）；對於「文學」較寬廣的理解及解釋；對於文與史相互滲透與貫穿的關係；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modernity）的關切等。這三冊著作的撰寫者也相當大幅度地與王德威《文學史》作者群重疊。由此可見整個北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氛圍，也可以看出王德威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引領風潮的力量。當然王的《文學史》有他異於這三冊的地方，比方說，時序上個別處的点描法（pointillism）及全面性的大敘述（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grand récit）的結合，希望形成對於歷史的理解及掌握。這是文學史的關切及實際操作，當然不會在手冊性的作品中出現。

下面我們進入王德威的《文學史》。

首先我們揭櫫王德威在導論中所提出的兩大重要理念以及四大主題。其一是王德威對於「文」或「文學」的新理解，其二是他所提出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being-in-the-world/worlding）。四大主題是：（1）時空的互緣共構（architectonics of space and time）；（2）文化的交錯互動（dynamics of travel and transculturation）；（3）文與媒介衍生（contestation of wen and mediality）；（4）中國與華語文學的地理圖景（remapping of the literary cartography of modern China）。

在「導論」中王德威提出中國傳統「聲文、形文、情文」（劉勰）的「文」有豐富的包涵及衍生的力量，結合了宇文所安對於「文學」的「體系的構成」（schematization）看法，王德威提出他對「文」的新理解：

面對文學，中國作家與讀者不僅依循西方模擬與「再現」（representation）觀念而已，也仍然傾向於將文心、文字、文化

與家國、世界做出有機連鎖，而且認為這是一個持續銘刻、解讀生命自然的過程。一個發源於內心並在世界上尋求多樣「彰顯」(manifestation)形式的過程。這一彰顯的過程也體現在身體、藝術形式、社會政治，乃至自然的律動上。據此，在西方虛與實、理想與模擬的典範外，現代中國文學也強烈要求自內而外，同時從想像和歷史的經驗中尋求生命的體現。(王德威2021: 30)

王德威(2017)對於「文」的新了解及擴展(跨越性以及涵括性)早就有所表達，比方說他在《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The Lyrical in Epic Form: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就曾彰顯沈從文的「有情的歷史」、「史蘊詩心」。「文」可以用來指涉事物、事件、現象發展彰顯的過程，甚或整個文化。王德威不僅照顧到中國傳統的「文」，同時藉由如此的擴展，他也將他對「文」的新理解(發明?)引入到文學史中對於「文學」的新理解及操作上。《哈佛文學史》將傳統意味下無法接納的事物現象收納進他們的文學史中，導致了不少的非議，但是王德威則提出了一套「文」的體系，並持之有故地將之置入到他對於文學史的理解及詮釋中。在某個層面上來說，王德威的「文」有學理上的立論，同時也未如《美國文學史》般失掉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文學」的意味。他的「文學」(或「文」)面向更寬廣，構成一個理論的新框架。不管我們同不同意王德威如此地看待處理中國傳統的「文」，或許參雜了西方意味的廣泛的「文學」意涵(由「文學」擴展至「文化」)，《文學史》可以超越傳統的文學意涵來包含個人的回憶、印刷品、影片以及其他在傳統文學史裡不被納入或是被邊緣化的和文化相關聯的事物和現象。質言之，王德威重新思考拓展了對於「文」或「文學」的意涵，這是王德威學術視野的開拓及建構，而在《文學史》中此一理念的引領下，撰寫者也體現新的文學認知(recognition and vision)及實踐。

王德威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因為牽涉到德國現象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理念，談論他這方面帶有哲學意涵的論者很少，大部分集中討論字面上的「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互涉關係。王德威在導論中只有一段文字說明：

海德格將名詞「世界」動詞化，提醒我們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那裡，而是一種變化的狀態、一種被召喚、揭示的存在的方式（being-in-the-world）。「世界中」是世界的一個複雜的、湧現的過程，持續更新現實、感知和觀念，藉此來實現「開放」的狀態。〔…〕人遭遇世界，必須從物象中參照出祛蔽敞開之道，見山又是山，才能通達「世界中」的本體。（王德威2021: 38）

王強調「『世界』動詞化」（worlding）及「世界中」（being-in-the-world）其實乃是要發揮「文」的意涵，強調它的能動性及相互作用性，可以再現，更能顯現／展現，因而具有形塑及完成現實力量，「不僅觀察中國如何遭遇世界，也將『世界帶入中國』（bringing the world home）」（ibid.: 40）。這裡與王德威先前的「小說中國」有異曲同工的效應。用海德格的理念略嫌抽象，我個人倒是會用霍爾（Stuart Hall）文化研究中對文化身分認同的概念來參照。霍爾認為，在身分認同的追索中，人們往往設定一個超越性的存在（transcendental signified）、理想中的身分所在，如非洲性（African-ness）或中國性（Chinese-ness），進而追溯、肯定並形塑其身分認同。但是霍爾提出「存在狀態／變動狀態」（being/becoming）觀念來理解並挑戰此種思維。文學如同身分認同，不僅在形構相互之間的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往往不是自始至終都是固定不變的，會因時因地因人因物而變化，具有開展性的。Being是存在的狀態，是一種本質主義（essentialist/fundamentalist）的思維；但是becoming則如天道之運行，循環不已，永恆持續往前推演變化。身分既存在也變化；同樣的，文學有其實質的存在性質，但也在進行推演不斷地變化。這種「狀態、過程」，而非僅僅是「關係」，恐怕才是王德威在此所強調，欲圖將之交織進他對於文學的認知中的。

擴張「文」的定義及涵括的範疇，王德威巧妙地闡釋其對文學的看法，同時也建構他對於文學史的理念及架構。文學可以包括以往狹義的美文（belles-lettres）、政論、小品文等，也可以包含種種與文化相關聯的事物，彼此之間形構成錯綜複雜的關聯性，不僅用來反映、再現、表現，同時也可以開展、形塑、促成，並完整現實世界。它本身錯綜複雜，充滿了動能，能相互作用形成一大寫的文學（Literature）；它與其他的文學也形成一種錯綜複雜、不再是主體／客體的宰制／被宰制的權力關係，而是

相互作用、促成，並處於永恆變化調整中的狀態。如此，中國現代文學可以稱作是「世界中的中國文學」，但已不再是過往所認知的「非此即彼」（either/or），「我他之別」（self/other）或「獨一／之間」（one/among）的關係了。這是拓展，關注到其中的複雜性及精微性，更是彰顯其中互動變化，對抗又互補相成的調整折衝過程，唯有如此文學才能更寬闊，更有開展性。

此外，我們也可以談一下《文學史》的「文學性」特質。王德威重新定義「文」的範疇及所展現的特質及作用，在文學史書寫上，因為他的「文」可以涵括種種不同形式的書寫表現，因而回憶文字可入史，印刷史與文學的關係、電影、影音等被主流文化排除在邊緣的文物可入史，連虛構文學作品也可以入史（如哈金的〈周豫才寫狂人日記〉）。這是「文」範疇擴大的效果，是沈從文「有情的歷史」，文史互涉相成的認知，另一方面則是試圖將文學性帶入到傳統文學史冷冰冰、乾巴巴、程式化的歷史學術表述裡，「用生動的語言進行『再創作』，跳出枯燥灰色抽象的理論思維的藩籬，用鮮活的感性思維去叩響文學史那扇沉重的審美大門」（丁帆2017: 33），⁷讓文學史更有溫度，更鮮活。⁸

王德威在《文學史》中的四大主題，我只略談「時空的互緣共構」及「中國與華語文學的地理圖景」，前者和時間有關，也就是分期，後者和空間範疇及學科畛域有關。「共構」（Architectonics）是有些嚇人的專業用語，不過這裡王德威關心的是自1990年代即已開始的對於現代文學緣起的致意。從《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Fin-de-siècle Splendor: The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開始，王德威（2003）一直在思考現代中國文學的多重緣起的議題，將一般認知的五四拉回19世紀中葉，現在則又進一步推到晚明（王德威2012）。王的「時空互緣

7 不過丁帆對如此的文學史書寫實踐顯然仍帶有保留。

8 在王德威之前，錢理群先生已在思考並實踐在傳統文學史書寫的書寫上帶入更有情感的文學史表述。參看李浴洋本論壇發言稿〈告別「文學史神話」，超越「文學史困境」〉（未出版）頁3-4中對錢理群「四寫文學史」以及其高度的文學史理論自覺的討論。

共構」鼓勵《文學史》的撰寫者（如李爽學）及讀者重新思考挑戰舊有的「現代」的分期觀念（在161個條目中有35個是落在1911年以前的），同時我們也很清楚地看到許多題目往往是跨古今的，（楊廷筠—周作人、嵇文甫；王懿榮、劉鶚、羅振玉、郭沫若—黃錦樹等）。這引發不少爭議。「文學」觀念的改變或新立，能否因有蛛絲馬跡即可作為可能的緣起？還是應觀察新理念的出現以及其是否已實際在有代表性的作者或社群上體現（practice），形成一種有跡可循（palpable）的風氣或潮流，並對後來文學觀念及實踐有可能的影響及展現（influence and manifestation）？我理解而且尊重王德威及其同仁的企圖及用心，不過將現代文學的源起推到1635年明末的楊廷筠，還是需要更多的討論，尤其當它牽涉到「現代」、「現代性」、「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複雜討論。由不同的立場出發，所推演出的論述顯然會不同：文學史的分期總是眾說紛紜，言人人殊，劉大杰、葉慶炳、袁行霈對於中國文學史的分期，有同也有異。常見的「近代—現代—當代」或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也有其道理在。其中並無對錯問題，端視其立論是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文化的交錯互動」以及「文與媒介衍生」，個人沒有什麼特別意見。前者確實是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在與西方碰觸後的特色。旅行，不管是字面上的意涵還是隱喻用法，從晚清開始即已具在，而「跨文化」的情況也是事實。後者則是王德威對於「文」的擴展性處理中很自然的開展。「文學與地理版圖想像」則關涉到王德威這些年來大力推動的「華語語系文學」。「華語語系文學」原為史書美所提出，意在批判國家語言及文學的霸權（主要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展現與之抗衡的視野及姿態。王德威則是要將史書美抗衡的立場轉化為更涵融互動的關係，也就是我上面說的不再是非此即彼（either/or）或我他之別（self/other）的二分對立，而是保有關係而又相互作用，產生較為正面的結果。⁹所以「華語語系文學」對王德威而言，其包容性要更大，目的在不分你我彼此，讓以華語／漢語書寫的文學自然地發展對話，更具涵融性的文學體現。因而他的華語語系

9 王德威與史書美對「華語語系文學」的不同看法，可參看李浴洋（2019: 12-15）。

文學可以涵括馬來西亞出身的黃錦樹、在美國創作發表的哈金，語言、文化、地域的界限可以更大地擴充，不流於地方主義（localism）或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狹隘認知或心態，也減少或避免了意識型態的政治爭紛。陳國球認為，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概念，「成功地找到一種新的讓『文學』與『世界』發生關係——而非只能與現代『國家』和『民族』進行關聯——的方式」（引自李浴洋2019: 12）。也就是王德威說的：「《文學史》以及我個人之所以採納這一論述，目的在於將『中國』與『中國文學』的問題置於一種全球華語的流通網路中加以考察，我覺得這種新的介面——知識與經驗的平臺——的建立可能是比我們具體使用哪一概念更為重要的事情。」（引自李浴洋2019: 14）

四、一些商榷的意見

上面我們將王德威的《文學史》做一脈絡性的安置，了解到其性質及表述的時代及學術氛圍的特色，同時對於王德威的史觀以及它（們）如何在一個整體的撰寫及編輯體例下被付諸實現，呈現出有新意的重思、挑戰傳統文學史的理念及實踐，讓讀者眼睛一亮，並在閱讀過程中感到親切。它的價值應該在於服膺時代學術氛圍，以一種新的思維，帶有啟發性的內容、體例及實踐來展現中國現代文學的面面觀。

但我們對《文學史》仍有一點斟酌及再思：

（一）「論」文學或是「關於」文學（“on” literature or “about” literature）？文學史所涵括以及討論思考的對象本體——文學——在哪裡？對於「文學」以及其源起、發展、演變的軌跡的具體展現會不會在這「星棋羅布」、「關鍵詞式」的處理中被大大削弱，甚或消失？這到底是文學史？還是「文學史的故事」？縱然王德威試圖將「文學」意涵擴大，開拓出值得關照省思的新思維，但如黃文倩所說：「對文學的歷史事實的認知和取捨，必然會左右不同史家的評述視野與價值判斷，同時即使將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考掘學的工作，考掘的前提恐怕仍不能忽略歷史脈絡與事實的複雜性，否則如何判斷這種『多元』是否又變成了另一些特殊的一

元？」¹⁰脈絡有了，但「事實」呢？當傳統的文學史中所強調的「事實」以及「中心主音」被挑戰或削弱了，新的樣貌出現了。但王德威也說，「一方面，本書按照時間順序編年，介紹現代中國文學的重要人物、作品、論述和運動。另一方面，它也介紹一系列相對卻未必重要的時間、作品、作者、事件，做為『大敘述』的參照」（王德威2021: 40），「尊重大敘事的歷史觀和權威性，但更關注『文學』遭遇歷史時，所彰顯或遮蔽、想像或記錄的獨特能量」（ibid.: 19），「大敘述／事實／文學」何在呢？

（二）金理認為，「作為一種極具方法論實驗色彩的文學史寫作，其中隱藏的學術含量和文獻信息值得每位研究者去重視」。《文學史》的背景脈絡，和文學相關的社會、文化物等面向的資訊確然豐富，但以實際文學史教學來說，這本《文學史》恐怕不是最理想的讀本，「當然不可能列入此間〔中國大陸〕教材的候選，也不大會出現在複習考研學生的案頭」。¹¹這裡牽涉到的是文學史的內涵以及其在教學上的實際功效的考量。不過，由於這部《文學史》中豐富的「文學性」，讓人讀來興趣盎然，是很好的「參考」材料，增益文學知識的讀物（good read）。

（三）預期讀者（intended reader）的問題。王德威強調，大家也都注意到這部《文學史》書寫呈現上的特點：星棋羅布、強調斷裂（rupture），不在場（absence），互緣共生（「重視社會大背景隙裡潛藏的微觀細節、歷史邏輯邊上的旁逸斜出、個體生命的偶然性」¹²），未完成性，「世界中」等等，雖然蘇和（2018: 22）說，「我們理想的讀者是我們做比較文學的同事，以及受過美國大學教育的美國普通讀者；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反覆討論的問題是：『《紐約時報》的讀者會理解嗎？我們在比較文學系的教授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會怎麼看？』」但王德威也很清楚，對於這部《文學史》「英語世界的讀者也未必有充分的知識準備，

10 黃文倩在本論壇發言的書面稿〈痛與感——三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魯迅書寫比較〉（未出版），頁4。

11 金理在本論壇發言書面稿〈文學史的『經典時刻』與『日常狀態』，『早期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未出版），頁1。

12 同註10，頁3。

因而必須作出適當因應」（王德威2021: 25）。提倡「世界文學」的丹姆洛什如果沒有一些「知識準備」要進入《文學史》所呈現的世界，恐怕也是有困難的；《紐約時報》的讀者要進入其中，掌握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脈絡，恐怕更難。對「理想讀者」（ideal reader）的高度要求，期待其能掌握到上面所描述的《文學史》編輯書寫的特色，將星棋羅布的敘述、斷裂、「草蛇灰線」等勾稽連串，「填補空白」（filling the blank），聚合（assemble），進而產生文學史的意義，不是未具有知識準備、未受過訓練、不具有能力的讀者（a well-prepared, well-trained competent reader）可以勝任的。不過幸好，如上所說的，這部文學史的文學性呈現，保證了閱讀的「愉悅」！

五、結論

總之，對於王德威的這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有其「洞見／不見」，我們樂觀其成，也歡迎新思維及新呈現的文學史的出現，讓我們體會到另一不同樣貌的文學史：挑戰舊有，因應現在，並有朝向未來的「可能」開展的種種思考。星棋羅布的「關鍵詞」式文學史有其優點，中心定音的大敘述也有其不可磨滅的功能，新的不必一定要取代舊有的文學史，不同的思維、史觀及表述文學史的方式不必相排斥，也可以是互補互成的。重要的也許是我們從《文學史》的出現，如何激發我們對何謂「中國」、「現代」、「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文學史」，以及「文學」有更寬廣及深刻的思考及理解。淡江論壇所激發出來的種種意見就是最好的見證。文學史的「重思」永遠在進行中！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丁帆（Ding, Fan）。2017。〈「世界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編寫觀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讀札〉“Shijiezhong de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bianxie guannian Wang Dewei shijiezhong de zhongguo wenxue

duzha” [Writing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orlding”: Reading Wang Dewei’s “*Worlding Literary China*”], 《南方文壇》 *Nanfang wentan*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5: 29-34。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主編。2021 (2017)。《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Hafo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2003 (1997)。《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 *Beiyayi de xiandaixing wanqing xiaoshuo xinbian* [*Fin-de-siècle Splendor: The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12。〈現代中國文學理念的多重緣起〉 “*Xiandai zhongguo wenxue linian de duochong yuanqi*” [The Multipl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Ideas]，〈《長江學術》 *Changjiang xueshu* [*Yangtze River Academic*] 4: 1-15。

——。2017 (2015)。《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 *Shishi shidai de shuqing shengyin ershi shiji zhongqi de zhongguo zhibifenzi yu yishujia* [*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李浴洋 (Li, Yuyang)。2019。〈何為文學史？文學史為何？——王德威教授談《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 “*Hewei wenxueshi wenxueshi weihe Wang Dewei jiaoshou tan hafo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What i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What is it for? Professor David Der-wei Wang’s Comments o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現代中文學刊》 *Xiandai zhongwen xueka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 4-18。

蘇和 (Dylan Suher)。2018。〈目不見睫：論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哈佛特色〉 *Mubujianjie lun hafo xin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de hafo tese* [Eyes Cannot See its Lashes: On the Harvard’s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漢語言文學研究》 *Hanyuyan wenxue yanjiu*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2: 22-27。

二、外文書目

Bloom, Harold. 1994.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Riverhead.

Brown, Marshall ed. 1995. *The Uses of Literary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Patricia. 2009/09/22. "The Essence of America in 1095 Pages," *New York Times*.
- Denton, Kirk A. ed. 2016. *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ollier, Denis, ed. 1998.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tcheon, Linda, and Mario Valdés. 2002. "Introduction," in *Rethinking Literary History: A Dialogue in Theory*, edited by Linda Hutcheon and Mario Valdés, pp. ix-xi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n, Harry. 1966. "Reflection on the Final Volume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Refractions: Essay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p. 151-1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cus, Greil, and Werner Sollors, eds. 2012.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s, David, ed. 1991. *Theoretical Issues in Literary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rkins, David. 1993. *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ojas, Carlos, and Andrea Bachner, eds. 2016.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ine, Hippolyte,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H. Van Laun. 1904.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Timberg, Scott. 2009/10/04.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by Greil Marcus and Werner Sollors," *Los Angeles Times*.
- Wang, David Der-wei, ed. 2017. *The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llbery, David E. et al., eds. 2004.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Yingjin, ed. 2015.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